

关东火盆

□ 谭秀平

小时候,孩子们在寒冷的冬天里,跑到哪一家,一进屋都直奔炕上的大火盆。

摸着光滑温暖的火盆,坐在炕上的老人扒拉着火笑眯眯地说:“我给你破一个闷儿啊,炕上一个大倭瓜,谁来谁摸摸。”在东北人家里,这是一个大人小孩热烂于心的闷儿,一遍又一遍,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

史料记载,火盆起源于黑龙江,据说是在三国时期开始使用的,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火盆是东北冬天寒冷天气下的特殊产物,它伴着人们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季,也给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快慰。

那时候家家都有一个大火盆。每家打火盆都是老太太的活儿。到了夏天,看着自家的火盆缺少沿儿的了,她们就去村外的黄土坑里抠黄土。在一个火烧云的晚上,要把捡来的干马粪用棒子砸烂,尚麻剪成两寸长再揉搓成细条。这些工作做完了,还要包灰包。这是打火盆需要的重要模具,灰包的大小形状决定着火盆的大小。

第二天,老太太要早早起来,把一个盖帘放在鸡窝上,把灰包扣着放在盖帘的中间,然后再把黄土、马粪、尚麻和成的黄泥往灰包上拍。据说马粪和尚麻放在里边,打出的火盆不但轻巧不裂纹而且

还耐用。等到整个灰包外边都拍到半寸厚后,还要拍出一个像碗底一样的圆形盆底。之后,在靠盖帘的黄泥边上做出一圈盆沿儿,再用刀切出一个个半圆形花瓣。等到阳湿不干的时候,用碗叉蹭,火盆就光滑了。再过几天能挺住个就翻过来,把灰包拿出去,用刀或碗叉把多余的部分刮去,一个大倭瓜似的打火盆就出炉了。

等盆里边也干透了,就要给火盆上色了。把锅底灰或灯窝里的灯烟子刮下来放在葫芦瓢里,拌上大麻籽油,涂在火盆上,晾干后,又黑又亮又好看。

小雪风查地,大雪河查严。在东北大雪一到,西北风卷着鹅毛大雪就刮起来了。家家户户窗户门封得严严实实,准备猫冬。每天早上,主妇做好饭,用铁锹和掏耙把灶坑里的火扒出来装进火盆,搬到炕上。

这时候的太阳已经照到玻璃上,玻璃上边的霜花有些融化了。坐在炕上的老奶奶要把一根大耙齿粗的铁条插进火盆里等铁条烧热了,马上拿出来,把窗户和窗台之间的一个小圆洞烫开,窗户上淌下来的水就能从小洞流到外边去了。放下铁条就给没起床的孩子烤棉袄棉裤,里外都烤得热乎乎。

家里有这个季节断奶的孩子,吃完早饭就得用搪瓷缸子给孩子在火盆里熬粥,等孩子饿了时吃,

这种做法既方便又省时。冬日里都吃两顿饭,四五岁的小孩子挺不到时候,快到晌午了,就要在火盆里烧几个土豆。孩子一旦看见了埋土豆,就馋得不得了,总是哭着要扒出来看看熟没熟。大人拗不过孩子就在火里不停地扒拉土豆。每扒拉一下土豆就放出一股气体,弄得火盆里的灰土呼呼飞起,落得炕席身上都是,大人孩子像灶王爷似的灰秃秃的。

快到晌午了,大人要出去串门。几个看家的孩子就解放了。他们在外边的房檐下拽下一穗苞米,用烙铁把盆里的火扒拉出来,把搓下来的苞米散落在火盆里。孩子们手拿用秸秆做的筷子等着夹苞米花吃。盆里的苞米一旦熟了就“砰砰砰”爆个不停,一刹那,烟灰四起,直冲房顶。一旦这个时候大人回来了,惹祸的孩子们立刻就溜出去玩了。

做好晚饭还要扒一盆火,在外边玩够的孩子们回来了,要围坐火盆旁烤手、烤脚丫、烤鞋垫、烤棉鞋。烤完后,一个个就钻进了被窝,奶奶的手搭在火盆沿上托着烟袋锅,还在吧嗒吧嗒的抽烟,火盆里一阵一阵地发出滋啦滋啦的响声。在这有滋有味的响声中,孩子们进入了梦乡。

守火盆猫冬的时代不复返了,留给人们的记忆是暖暖的,美美的。

想念一场大雪

□ 马庆民

小时候的冬天真的很冷,雪也下得紧、下得大。似乎整个冬天里,田野是白的,路是白的,房子和树也都是白的。或许,那才是冬天本来该有的模样。

下雪的日子,我喜欢趴在窗台,眺望远处的山和树,看着它们一点点地变白,渐渐隐没于天地之间。雪,掩埋了大地上辽阔的枯萎和萧瑟,一切回到了清白的原点。那白茫茫的一片,在晴日里闪着亮晶晶的光,不动声色地点燃新的希望。

一场大雪过后,早上我通常都会早早起床,推开门,一脚下去是深深的雪窝,那种欢喜不言而喻。目光所及之处,尽是白色。大山梦幻起来,树木婀娜起来,门前的小路也深远起来……静寂的村庄,瞬间有了生机活力。

我喜欢静静地站在雪地里,仰面等待雪花滑落唇间,品尝它的滋味。舌尖有点凉,有点麻,仿佛萦绕淡淡的清香。正当我忘情享受的时刻,一个雪球打在我的背后,于是,我和哥哥开始了一场雪仗。直到筋疲力尽,便一起蹲在雪上写

字,画画。身后的炊烟慢慢升起。

下雪的日子,烟火就显得格外温暖。我们在雪地里撒野,转身就在暖和的灶火旁和家人撒娇。柴火在灶坑里噼里啪啦地燃烧,灶台上氤氲着各种香,有小鸡炖榛蘑、猪肉大葱包子、红烧肘子,还有发面大馒头、烤红薯……母亲忙碌的身影,晃动着家的温馨,温暖。

后来参军去了东北,见识到了更大的雪。记得新兵连集训时,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每次都是夜里下雪,而一到白天雪就停了?每逢雪后,出完早操的第一件事就是扫雪——与其说是扫雪,倒不如说是“铲雪”更为合适,铁锹、小推车、蛇皮袋、脸盆,能用上的工具统统出动,身披一身雪花,忙得热火朝天。虽然寒冷,虽然累,但只要想着春节时操场上有用雪堆起来的“长城”,就瞬间充满力量。纵使我们是铁汉猛男、铠甲勇士,但于飞雪连天里,看碎玉般的雪花纷纷扬扬,翩翩而舞,朴素的心也会随之柔软了,玲珑了,莫名地在心里泛起热腾腾的爱。

雪下了,雪停了,雪化了,随之

逝去的是那些寒冬,那些岁月深处的温情。如今身处江南,撞见一场酣畅淋漓的大雪,成了一种奢望,成了遗落在童年的一份回忆,所以就愈发怀念故乡的一场大雪,愈发怀念军营里的一场大雪。

在网上看到一段雪语:“一下雪,南京就成了金陵,北京就成了北平,西安就成了长安,开封就成了汴京,杭州就成了临安……”大约,称得起这种说法的城市,皆是古都,文化历史底蕴深厚。诚然,一场大雪,有了古意,也有了深邃,亦有了穿越千古的沧桑和故事。那么我故乡的村庄呢?一场大雪,村庄还是村庄,小家碧玉的美,简单朴素的美。那么东北的绿色军营呢?一场大雪,晨起开门雪满山,风掣红旗冻不翻。在我眼里,也都有笔墨书不尽的古韵悠长,诗意盎然。

想念一场大雪,我们想念的又何止是故乡的雪、军营的雪,更有那回不去的山村,割不断的乡愁,忘不了的青春,凉不了的热血;想念一场大雪,因为大雪深处有我温暖的时光和记忆。

走过

□李振秀

走过田野
那里尽是金色
一捆捆金色的稻子
一垛垛金色的秸秆
像一座座金色的茅屋
蕴藏着丰收的喜悦

走过菜地,
那里尽是忙碌
一垄垄翠绿的白菜
一簇簇出土的红薯
人们拭着额角的汗珠
脸上洋溢着笑容
饱含着丰收的喜悦

走过村落
那里尽是人间烟火
一缕缕袅袅炊烟
一声声鸡鸣犬吠
还有锅勺碰撞的交响
阵阵饭菜的香气
飘扬着丰收的喜悦

与冬缠绵

□叶儿

听说啊
一旦秋姑娘的小舟靠了岸
心儿就会开始 落寂孤单
怕 再也听不到 小溪潺潺
再也看不到 那朵朵嫣红
扬起的 温暖笑脸

仿佛一夜间
季节就发生了转换
那抹动情的朔风
调皮地拨动着心弦 穿林越海
轻轻吹醒了冬的眼

当学校 山岗 大街 小巷
一一被白雪覆盖
我用掌心
情不自禁托起一朵 六角花瓣
俯下身 只一个
小小的 温柔的吻
冬 便向浩瀚
敞开了炙热的怀……

不知是怎样的缘
让你我 与圣洁的冬 温婉缠绵……
远处 春姑娘眯着一双醉眼
羞答答的嘴角 抵着好看的弧线
偷窥着 我们的爱恋……

黑土地